

高等教育轉型的人類學反思： 以社會實踐課程的經驗為例

陳怡方

國立東華大學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本文以民族誌作為方法，透過在教學現場的研究以反思當前高等教育中的人文社會學科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教育作為社會性基礎設施的意義。面臨當代社會的各種變化與困境，教育應該具有什麼樣的內涵？甚至，教育如何成為改善困境的方式？在市場化、財團化、貧窮化、官少子女化的危機下，教育成為在學術公共財與學術資本主義之間的拉扯。然而，教育之於一個社會，具有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的意涵，教育系統對於維持國家的文化和社會水準具有重要性。過去十年來在大學進行的各種具有社會實踐性質的計畫，嘗試在既有的困境中尋找新的可能性，計畫執行的過程中經常期待藉由課程帶學生進入真實社會中學習，同時強化大學與在地社會的關係，以及強調大學的社會責任。本文主張，教育固然需要因應時代做出調整，然而不同的教育目標，對應的是不同的基礎設施的建置。當大學的教育目標改變，從追求知識的場所轉為與社會緊密連結的機構時，所需要搭建起來以供學習的系統也將有所差異，忽略該差異會使得轉向的教育系統面臨困境而無法達成設定的目標。

關鍵詞：高等教育，學習，學徒制，基礎設施，社會創新

一、前言¹

全球與台灣當前的高等教育現場同樣正在經歷快速且劇烈的改變。高教面臨各項挑戰與難題：教育市場化、大學治理與鬆綁、轉型與創新、學用合一與落差、全球化、少子女化、知識經濟時代等，甚至是教學現場的翻轉、產業創新的需求、國際化的挑戰、公共化的訴求、在地連結的期待、大學同質化的隱憂等等。也因此，尤其是過去五年間，政府頻頻以各種競爭型計畫來引導高等教育的轉型，特別是朝向社會實踐的方向發展，包括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教育部「SHS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智慧生活創新創業育成平臺試辦計畫」、「特色大學試辦計畫」、「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再造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計畫」、「大學在地實踐社會責任計畫」、²「高等教育深耕計畫」³等。

前述各項大型國家計畫，可以視為是高等教育版的「翻轉教育」。⁴大

-
- 1 本文得以完成，要感謝匿名審查者給予的修改意見。同時感謝林文玲、呂欣怡、許灝文、楊弘任、林靖修在論文寫作過程中給予的諸多建議。並感謝接受訪談的課程學生和助教，和參與課程和實踐行動的學生們，以及參與計畫的在地居民和所有計畫成員的支持與協助。
 - 2 教育部推動「大學在地實踐社會責任（USR）計畫」（以下簡稱USR計畫），2017年3月間在全台各地巡迴座談，於此同時，大學社會責任支持系統計畫系列論壇以「大學的遠見與魄力」為主題，也在三月底於北、中、南台灣密集舉行。USR計畫是教育部為強化大專校院與區域城鄉發展（包含社區、產業、文化、智慧城市等）的連結合作，以「在地連結」為核心，鼓勵大學師生參與社會創新實踐，聚焦於區域或在地特色發展所需或未來願景，帶動各地區的繁榮與發展，協助解決區域問題。以上參考「教育部辦理補助大學在地實踐社會責任（USR）計畫徵件須知」。
 - 3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有兩成經費投注在「善盡社會責任」、「提升高教公共性」及「落實教學創新」等目標，八成經費用來發展「學校多元特色」，另外還有經費提供「國際競爭」及「研究中心」計畫。為發展「高教公共化」，各大學須提升弱勢生比例，尤其是在國立大學。
 - 4 「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的概念起源於2007年，美國科羅拉多州洛磯山林地公園高中（Woodland Park High School）兩位化學老師Jonathan Bergmann與Aaron Sams，為解決學生缺課問題並進行補救教學，於是先錄製影片上傳至YouTube，讓學生自己上網自學，課堂上則增加與學生的互動，或解惑、或實驗。在狹義的「翻轉教室」定義中，影片是個重要元素，但隨著「翻轉」的概念不斷延伸，討論也從「教學流程」進展到「教育價值觀」層面。此外，天下雜誌在2013年出版《翻轉教育：未來的學習·未來的學校·未來的孩子》，嘗試帶領大眾思考關於教育的重要問題：現在的困難是什麼？未來該往哪裡去？教育體系該如何轉變，才能培育能創造出未來的下一代？家庭和父母該在何處著力，才能幫助我們的孩子自我實現，擁有成功幸福的人生？在《翻轉教育2.0。從美國到台灣：動手做，開啟真學習》（2014）中，繼續探尋教育創新的方法，並匯集改革者「角色典範」（role model）的成功故事，企圖串連改變的力量。

學從過去作為追求知識的場所，轉向成為強調學用合一和社會實踐的機構。⁵ 在翻轉的思維下，老師的角色也被期待有所調整與轉換，必須從知識的傳遞者，轉型為教學的製作人。⁶當各界都在思考當前教育的方向，尋求所謂的「明日教育」、⁷「未來教育」，⁸以讓學習者能具有迎向快速變動時代的能力時，近期台灣社會兩個重要的討論或學習對象為Stanford 2025⁹以及芬蘭新課綱。¹⁰此外，跨領域的人才培育也成為教育的目標，傳統上大學教育培養的是擁有單一專長的「I型人」，然而時代需求的是兼具專業素養與通才知識「T型人」，甚至是具雙重專長能力的「π型人」。

在整體性的高教困境下，人文社會科學的處境似乎又格外艱難，因為在強調當前高等教育往學用連結、產學合作方面的發展下，人文社會學科並非提供直通職場的教育形式，在強調彌平學用落差的思維下，並不具有「實用性」的知識探索因而不是被鼓勵追求的對象。然而，該如何定義所謂的「用」？高等教育應該扮演的角色是培養人成為社會上「有用的人」，還是啟發學生以「無用之用」¹¹為基礎、思考自己要成為什麼樣的人？若人文社會學科的價值是在於博雅教育，教育的目的是讓人擁有思辨的能力，那麼博雅教育對於一個社會的意義雖是影響深遠而重要，卻是並非立即可見和可以量化。當我們不斷思考如何教育學生能夠面對未來必然的變動、擁有迎向改變

5 在此指涉的對象比較是一般型大學的狀況，而非技職體系大專院校的狀況。因為後者的教育目標是學用合一，一直以來沒有太大的改變。

6 引自「翻轉教育」網站「認識翻轉教育」一文，<https://flipedu.parenting.com.tw/knowledge>。

7 《明日教育》（2016）一書探問，今日的教育系統要如何改變，才能因應不可預期的明日世界？藉由探索世界各國嘗試改變的歷程，提供台灣教育改革的多元素材。

8 台大教授葉丙成，著有《為未來而教：葉丙成的BTS教育新思維》（2015）一書，闡述他的創新教學脈絡。

9 美國Stanford大學校內的d.school，是世界最具前瞻性的創意中心，在2014年提出Stanford 2025的大學前景的想像藍圖：從線性到開放環形的大學、有彈性的教育歷程、翻轉軸心、有意義感的學習。<http://www.stanford2025.com/#intro>。

10 芬蘭在2014年12月完成7至16歲義務教育的全國核心課程改革規劃，這份新課綱的總目標是培養學生的橫向能力（transversal competence），橫向能力由七種能力組成：（1）思考與學習的能力，（2）文化識讀、互動與表述能力，（3）自我照顧、日常生活技能與保護自身安全的能力，（4）多元識讀（multi-literacy），（5）數位能力，（6）工作生活能力與創業精神，（7）參與、影響，並為可持續的未來負責。

11 此為義大利文學學者Nuccio Ordine的用語，其詳細的意涵將在後文中討論。

的能力，高等教育中的人文社會學科能夠扮演何種關鍵性的角色？

本文以人類學的民族誌作為方法，在高等教育現場進行觀察與研究，筆者以大學教師的身份，在課堂教授關於人文藝術的社會參與、地方公民社會形成、文化多樣性等議題與領域。在2014年10月至2016年6月間，四個學期的時間，筆者嘗試以課程結合社會實踐計畫，帶領學生進入在地社會，深入的認識當地的人群與文化，並與居民一起工作。以此作為途徑，構成以下民族誌描述的內容。後文將以教學現場的案例來說明，在大學生參與社會實踐的現場，教師、學生、計畫成員及在地的組織與居民等，大家共同做了哪些嘗試，在過程中我們所遭遇的困難和發現的問題，以及未能做到的是什麼，並探究為何未能做到。最終反思「做中學」和「社會實踐」的內涵與意義。

從基礎設施的概念出發，結合教育人類學和學習人類學的觀點，本文檢視近年來高等教育的轉變，許多以社會實踐為目標的計畫促成新型態的教學與實作，其內涵為何？教育之於社會具有「社會性基礎設施」的意涵，因此，不同的教育目標，對應的是不同的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的建置。若回到高等教育機構存在的意義與價值、以及在此意義下欲達成的目標來思考，當大學的教育目標改變，從追求知識的場所轉為與社會緊密連結的機構時，所需要搭建起來以供學習的系統是如何不同？又可能面臨何種困境？面對該困境有哪些可能的策略和方法？

二、大學的改變

大學教育的現場正在快速的改變，改變的力量來自於外部的資源主導與各大學之間的資源競爭，也來自於教學現場的創新與困境。以下將大學的轉變分為三個面向來討論：（一）新自由主義影響下所帶來的教育市場化，以致於形成強調產學合作、學用合一的趨勢，以此對於人文社會學科所造成的威脅。（二）教育創新，及其所面對的無動力世代、迷惘世代。（三）社會創新與社會實踐。

(一) 教育市場化、產學、學用

2013年7月至2016年6月間，全台灣共有4所大學執行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¹²6所大學執行教育部「智慧生活創新創業育成平臺試辦計畫」，8所大學執行教育部「特色大學試辦計畫」，參與教育部「未來大學推動計畫」的大學有18所（第一期）和7所（第二期）、「無邊界大學推動計畫」15所（第一期）和7所（第二期）、「共學夥伴學校推動計畫」4所（第二期）。2017年3月間，教育部開始大力推動「大學在地實踐社會責任（USR）計畫」，以及推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為何會有這些計畫的出現？這些計畫要對應與解決的是什麼樣的社會發展現況與問題？執行的結果具體而言對於社會帶來何種影響與改變？這必須先回到高等教育內部的轉變來探討。

表1 高等教育轉型發展相關計畫

計畫期程	計畫名稱	計畫主管機關
2012-2015	SHS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	教育部
2013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第一期2013-2015，第二期2015-2018）	科技部
2013	智慧生活創新創業育成平臺試辦計畫（第二期2016）	教育部
2014迄今	人文社會科學基礎及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畫（子計畫一至四）	教育部
2015-2017	特色大學（試辦）計畫	教育部
2016-2019	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4期）	教育部
2016	再造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計畫	教育部
2017	大學在地實踐社會責任（USR）計畫	教育部
2017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教育部
2017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教育部

（本研究整理）

台灣的高等教育機構包括：公私立大學、獨立學院、專科學校、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等，在培育人才上具有各自的目標：獨立學院、大學及研究

12 這四所大學為：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東華大學。

所以學術研究、培育學術專業人才為宗旨，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以教授應用科學、養成技術人才為宗旨。回顧台灣高等教育發展的歷程，自1950年代至1990年代是持續的高教擴張的過程，1950年的大專校院只有7所（大學1所、獨立學院3所、專科學院3所）。其後由於社會變遷、產業與經濟發展，各類學術專業人才的需求不斷增加，政府籌設大專校院，並開放私立大專校院的設立，自1974年起、至2007年止，大專校院的數量已增至164所，學生人數共計1,326,029人。另一方面，在政治轉型、社會民主化的發展下，台灣高等教育的本質也隨著時代在改變，由菁英教育轉為大眾化教育。¹³高等教育迅速擴展的結果，¹⁴固然減輕高中職畢業生進入高等教育就讀的競爭壓力，但卻也加重政府教育財政負擔，使得原本有限的高教資源分配到更多的校院，因而引起高等教育品質下降的爭議，¹⁵同時導致大學畢業生失業率上升、薪資水準無法調漲等結果。再加上少子化的浪潮，¹⁶高等教育機構面臨整併、轉型、改制與退場。教育部在2013年9月啟動大學退場機制，預期近五年內將使公私立大學減少到一百所以內，大學將減少三分之一（李建興 2016：246-247，256）。

社會學者林宗弘（2015）指出，在過去約20年間全球新自由主義、學術資本主義的崛起，是整體高等教育環境共同的變化。1970年代之前，全球各國的大學被當成是一種公共投資，或稱為「知識的公共財體制」，依據公共

13 讓這個轉變得得以發生的相關因素如下：政府鼓勵私人興學、教育部主張暢通三條教育國道（1996至1998）、教育改革為求暢通升學管道而廣設高中和大學、各縣市爭取一縣市一大學、政府釋出建校土地等（李建興 2016：251-252）。

14 比起公立大學，私立大學的擴張更是快速。以103學年度而言，私立校院108所、公立校院51所。這乃是政府鼓勵與開放的結果，1950至1960年代政府對於私人興學較有所保留，1970至1980年代逐步開放私立理工學院的增設，到1990年代以後則不再設限，甚至積極鼓勵與協助，因而各級私立學校增加許多（李建興 2016：249-250）。

15 研究者指出，1994年，人口2100萬的台灣，有50所大專院校，25萬大學生，其實這樣的規模，原本十分恰當。然而，急速增多的大學使得原本已拮据的教育資源更遭稀釋，拖累了基礎設施的建設、教學和研究的發展。再加上，職業學校、技術學院的師資和設備未達到水準，匆匆升格為普通大學，不僅失去原有利基，也加遽整體教育品質的下降（郭位 2016：40-41）。

16 根據教育部歷年的《大專院校概況統計》，近十年（95至104學年度）大專校院學生人數的最高點是在101學年度的1,355,290人，之後逐年遞減。資料來源：http://depart.moe.edu.tw/ED4500/News_Content.aspx?n=48EBDB3B9D51F2B8&sms=F78B10654B1FDBB5&s=4396A90696381274，瀏覽日期2016年6月21日。

財理論，可以由國家（納稅人出資）或由私人合作（例如基金會）建立清楚的學術社群邊界，以學術自由、就業安全、研究獎金與聲望為激勵機制，來獎勵學術社群的研究與教育工作。這是1970年代末期以前，全球學術界通行的規則。1980年代後，某些歐美大學的管理部門引進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觀點，認為大學學歷是一種個人投資，是一種商品，大學自然應該面對類似市場機制的競爭，逐漸自負盈虧，並與財團或政府合作生產有利可圖的知識與技術產品。至於其商品的市場價值高低，應該讓學生與廠商來自由選擇，並接受這兩群消費者的考驗。「學術資本主義」縮減原先提供給大學的財政補助，並對其設置競爭性的評鑑制度，大學則開始引進商業資金與企業管理，並且替財團利益進行研究服務的學術行為。根據經濟學的公共財理論，一旦本質為公共財的事物變成一種私人的尋租（rent seeking）行為，便會出現「竭澤而漁」的情況，知識的生產顯然就是如此（林宗弘 2015：3-6）。高等教育面對大環境快速且劇烈的改變時，相對影響高等教育的方向與內容。

目前高等教育所面臨的困境，學者以「高教崩壞」一詞來指稱（戴伯芬編 2015）。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學術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威權主義及學術官僚主義等，共同形塑了台灣高等教育當今的面貌。所謂的高教崩壞，指的是高教體系受到市場化（marketization）、或稱為學術資本主義（academic capitalism）的穿透，大學市場化的變化對於高教理念造成侵蝕（曾柏文 2015：XIV），而與前述大學市場化相關的是大學的定位問題。啟蒙運動後發展出的古典傳統，將大學視為提供「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培育菁英仕紳的地方。1930年代美國的Flexner，承繼德國19世紀末的大學改革中對於研究的強調，主張研究與教學並重，成為現代大學典範，但卻堅持反對大學培育應用人才，反對大學成為社會的服務站，主張大學應為象牙塔，跟社會保持某種距離。然而，戰後的高教擴張，使得大學與國家社會的距離逐漸縮小，但大學與社會的銜接，卻並非朝向批判性的社會參與，而是向商業邏輯傾斜，直到晚近才出現若干學術公共化的呼聲（同上引：XXI-XXIII）。

大學和社會之間應該是什麼樣的關係？這個問題似乎淹沒在當前對於學用合一和產學合作的強調、致力於彌平學用落差的風潮中。台灣自1990年代開始複製移植美國大學知識經濟、智慧資本等產業化效益，並由政府大量政

策計畫、法令鬆綁與公共資源投入大學推廣產學合作業務。然而，此種知識經濟化的發展並非全然沒有問題，學者回顧19世紀美國高等教育朝向實用主義的發展過程，以至於1980年代美國通過拜杜法（Bayh-Dole Act）¹⁷對於大學知識經濟商業化更進一步的推展，所招致的反對包括：（1）產業經濟發展非大學主要任務，（2）大學知識技術難以完全商業化，（3）過度商業化造成不適當學術歧視，（4）知識商業化誘導學術偏差行為（蔡達智 2015：19-34）。

在當前幾乎是全球性的強調學用合一、產學合作的思維下，人文學科是不具有「實用性」的，因此可以看見日本出現大學廢除人文學系的現象。¹⁸在台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以下簡稱「人創計畫」），筆者認為，在某個程度上也是回應當前高等教育的人才培育朝向與產業發展連結、和以理工學科為核心的思維出發所產生的結果，從以下計畫創立初衷的文字描述中可以看出，將人文社會學科與理工生醫領域比較之後尋求解方的企圖：

解決老問題，要用新方法！

在全球化競爭下，社會追求經濟發展，但貧富差距加遽、生態環境破壞、民主發展停滯等現象，卻也接踵而至。較之理工、生醫領域藉著技術研發、產學合作參與經濟生產的學術實踐模式，人文社會科學則可透過概念創新與社會實踐，提出回應全球社經發展負面效應的有效解決方案，甚至從積極面走向更具行動力、更富含社會公

17 又稱為「小企業專利程序法」（Small Business Patent Procedures Act），是在1980年，美國的兩位參議員（Birch Bayh和Bob Dole）提出並獲國會支持通過專利法修正案，以經濟誘因為出發點，將公共資源私有化，提升政府補助研發成果的效能，改變過去研發成果歸屬於政府的規範原則，將研發成果直接歸屬於執行單位或私人（蔡達智 2015：13-14）。

18 2015年8月間，日本「讀賣新聞」報導，問卷調查顯示，日本設有人文學系的60所國立大學當中，有26所計畫廢除人文學系或進行轉型。所謂的轉型，指的是轉型為社會較為需要的學習範疇。這樣做的主要因為，相較於理科，文科的產業創出成果、技術革新等的成果難以見到。同時，產業界指出，有些大學無法培育出社會界能立即應戰的人才。資料來源：<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508250002-1.aspx>，瀏覽日期2016年6月21日。

益價值的創新模式。

2012年，行政院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前身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處）[於]首度公開徵求「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期以人文關懷及學術研究創新的角度，探討當前臺灣所面臨的社會問題。透過議題研究與社會行動方案設計，彰顯人文與社會科學對於社會改革的貢獻，以在地實踐、扶弱濟貧、突顯區域特色的方式，營造更有品質的生活環境。於此同時，也希冀鼓勵大學履行社會責任，建立多元學術典範，創造大學制度變革的可能性。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的推動，也是在實踐中尋求突破的創新嘗試。計畫官網以「新作坊」為名，是把「社會創新」想像成需要挽起袖子努力的創作工藝。¹⁹

（二）教育創新與無動力世代

高等教育朝向社會實踐的發展，一方面是以人文社會科學的專業的面對全球發展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催促大學教師「重回教學現場」。²⁰回到教學現場，一方面點出長期以來大學教師重研究輕教學的現況，另一方面也指出學生缺乏學習動機的困境。²¹這樣的困境出現在高等教育教學現場，是教師與

19 資料來源：「新作坊」網頁的「計畫緣起」，<http://www.hisp.ntu.edu.tw/about/project>，瀏覽日期2016年6月21日。

20 在《高教崩壞》一書的序言中，社會學者陳東升以〈回歸教學現場的時候到了〉為題，闡述他在高教現場所看見的困境。他從組織社會學的制度理論切入，認為學校最重要的目的應該是讓學生培養學習興趣、發展自己的能力、累積有意義的學習成果。他認為台灣高等教育的變革必須從制度與教學現場兩路並行，除了建立大學教師安心研究與教學的合理環境之外，更重要的是以學生為主體的課堂場域創新與教師的教學精進。現在應該是回歸到教學現場的時候，要讓每一門課的學生都有實質的學習成效（陳東升 2015b：XII-XIII）。

21 2013年間，在政治大學高等教育評鑑論壇會議上，評鑑主題是學生學習成效，時任台北醫學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林從一（後來成為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主持人）以「人形墓碑」來形容大學課堂上的景象，老師感受到的是，學生上課反應少，互動不熱絡，缺少學習的

學生雙方面的失落與無奈。該現象呈現出所謂「無動力世代」²²依然進入了大學，繼續存在。然而，如果大學課程導向與社會實踐的結合，在某個程度上是為了拯救前述師生的失落無奈，就顯得十分危險，大學教育應不只於此、也不只扮演此種消極的角色。這同時也呈現出，大學教育的角色，一方面必須承接來自中小學仍然很大程度上是升學主義主導的教育，以及與升學主義並存的、在體制下尋求突破的多元力量（例如實驗教育、另類教育）；另一方面，大學教育也必須積極面對新世代未來的職涯發展，讓學生在經歷大學教育之後，準備好面對變化快速的社會，以及讓社會永續發展。因此，大學教育的發展必須思考如何能銜接中小學的教育革新、從標準化教育出走的種種努力，從翻轉教育到學習共同體²³（佐藤學 2012, 2013a, 2013b, 2013c, 2014）、到蓬勃發展的實驗教育和體制外教育，以及於此同時尚未或不打算改變的那部分。²⁴

長期致力於教育創新的Ken Robison指出，教育系統的改變已經在世界各地發生，許多老師正努力且充滿創意的提供學生「更個別化、更有同理心、和社會緊密結合及更符合需要的教育」。Robison追本溯源的探問，「教育的目的是什麼？」他也明白指出，教育和民主、正義一樣，都屬於哲學家Walter Bryce Gallie所說的「高爭議概念」。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它代表

動機與熱情更讓老師不知從何提升學習成效，老師就像對著牆壁講課，在台上感覺十分痛苦，也深感無奈。而老師所提出來的解方，卻是認為需先改善課程安排的方式和內容，以學生本位出發，貼進學生的生活經驗並增加互動，引起學生共鳴，有了共通語言後相信能讓教學過程更加順利。資料來源：<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798845>，瀏覽日期2017年1月17日。

- 22 「無動力世代」一詞，用以指涉學生成為教室裡的「客人」這樣的現象，學生大多順從聽話，也努力的表現出一種「專心聽講」的樣子。但如果可以放假、下課，他們更開心。他們雖然沒有放棄學習，但也沒有樂在學習。被提出來的問題是，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學生喪失了學習動機？資料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flipedu/posts/1541469262773468>，瀏覽日期2017年1月17日。
- 23 「學習共同體」是日本教育學者佐藤學所提倡的概念。其願景為「保障每一個學生都有高品質的學習」，他主張，教育者最重要的是，先成為一個會學習的人。打開教室大門，藉由公開課堂與課堂研究，敞開胸懷與教師同僚相互學習，從觀課、講課中精進自身教的技術，凝視與傾聽教室裡的每一個微小細節，從學生身上找到課堂改革的契機。在教學相長的過程中，教師透過不斷的反思與實踐，培養學生多元的思考與探究的興趣，體現學習共同體的真諦。
- 24 亦即，並未如同實驗教育或另類教育從標準化教育出走，而是選擇繼續在其中努力（和掙扎）的家長和學生。

的意義就不一樣，然而，就像每個人對道德、性別、貧困、社會階級的認知也有很大的差別，這並不表示我們就不能去討論、改變它。只是在這麼做之前，必須先把前提講清楚。對Robison而言，教育的目的是「讓學生了解周圍的世界和自身的天份，以幫助他們擁有充實人生，並成為有熱情、有生產力的公民。」（Robison & Aronica 2015 : 28-29, 31, 37）。在高等教育加強與社會連結的時刻，卻也需要回頭審視自身的定位，「畢竟，大學存在的價值目的，在於追求高深的知識學問，不在於營利賺錢。」「為追求財務平衡的產學合作，忘卻大學教學研究的目的，是為本末倒置，或為揠苗助長，難以成就百年樹人的教育事業。」（蔡達智 2015 : I-II）

義大利文學學者Nuccio Ordine在這個講求全球知識經濟的時代裡，提出「無用之用」的主張。Ordine指出，

一般所謂「實用性」，把人文主義思想-或更廣泛的把所有無利可圖的知識-視為無用。但[……]事實上，有些知識的目的就是知識本身，也正因為它們的本質無求於、無利於並自外於一切務實和商業的考量，才能在人的精神養成、文明與公民素質的提升等方面扮演一定的角色。然而，講求利益的邏輯，徹底摧毀了各個知識機構（學校、大學、研究中心、實驗室、博物館、圖書館）以及各個學科（人文的和科學的），這些機構和學科的價值，原本應是為了知識而知識，應獨立於任何生產直接效益、實際利潤的能力。

（Ordine 2015 : 11）

（三）社會創新與社會實踐

與前述無動力世代並存的，卻是令人驚艷的各種青年創新與社會創新的力量，以及許多深植人心的創新社會經濟、或社會企業的成功案例，²⁵這使

25 近年來，社企流（<http://www.seinsights.asia/>）作為平台，收錄許多精彩的案例，也不斷激發社會創新的努力。

得當前台灣的社會創新蓬勃發展。社會學者陳東升（2013）指出，「社會創新」是面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與代議政治所產生的問題，公民社會對其的一種積極性回應，以創造公共財與提升社會福祉為目的。社會創新和一般知識與技術創新的差異在於基本原則和目標，社會創新是建立在社群主義的價值和倫理學的基礎上，社群主義指出個人和社會成員的共同依存性，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是相輔相成的，個人利益不是在優先的位置。社會創新是建立在合作、互惠、分享和公民情誼的驅動，社會成員願意負擔成本，分享資源和想法，以合作的方式來完成創新的工作，但不要求得到利益，更重要的是，積極的付出和資訊分享，可以透過社會讚許、信任建立等機制來形成一個正向的社會創新模式（陳東升 2013：208，227）。

儘管前述「人創計畫」似乎是從理工學科的角度、思考人文學科突破困境的出路，然而人創計畫之於高等教育仍然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人創計畫的規劃，包含以下幾個核心的概念：（1）解決舊問題，要用新方法。期待以人文社會科學的創新，有效提出解決全球社經發展的負面衝擊（貧富差距擴大，生態環境破壞，民主發展停滯）的方式。（2）大學能有系統且深入瞭解在地，以及當地面臨的重要問題與困境。履行大學的社會責任，提供解決問題的方式。以達成大學在地化。（3）掌握重點議題、在地議題，包括：區域發展的落差、社會不平等與貧窮、人口老化與少子化、教育改革、居住與世代正義、環境生態的永續發展、農村發展與糧食安全、犯罪與偏差行為、文化多樣性與認同、人文藝術的社會參與、婚姻與家庭制度的變遷、健康保險制度與專業發展、民主的鞏固與深化、經濟變遷的困境、地方公民社會形成與社會團結等。（4）建立模式，以地區、區域、國際層次的階段方式，逐步達成目標。（5）研究與實踐的結合（謝易儒 2014；陳東升 2014）。

在前述人創計畫的執行過程中，美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E. O. Wright的《真實烏托邦》（2015）的概念和案例是重要的參照與對話對象。社會學者陳東升在《真實烏托邦》一書的序言中指出，早在十多年前美國社會學者Michael Burawoy便倡議公共社會學，試圖將理論與實踐結合在一起，然而公共社會學是一種原則性的主張，對於真實社會所面對的政治經濟問題鮮少提出可能的替選方案，以及可能改變的歷史路徑。相較於公共社會學，Wright

的《真實烏托邦》正好補足這個理論結合實踐的缺口，他蒐集以歐美社會為主的政治與經濟制度替選模式的案例，並且深入比較分析，以這些經驗為基礎，發展出一組框架，指引當代社會可能變革的幾個方向（陳東升 2015a：7）。然而，究竟如何將在地的各場域中的觀察與實作，在學術討論上具體連結到社會賦權與參與式治理，在實作上連結到政策的層次，以及所謂的跨知識領域的合作與共創，²⁶大學的團隊都仍然在摸索中。

三、教育和學習：人類學的觀點

長期致力於研究人類社會的學習行為的人類學者Charles Stafford（2002）指出，人類學一直到相當晚近才對於正式教育（education）有所關注，然而相對於此，人類學者一直以來關心各個社會中廣泛的學習行為，包含社會化、讀寫能力、認知、知識、童年、身體、學徒制（apprenticeship）等。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在所研究對象的社群中，正式教育多半不存在、或者對於該人群沒有顯著的影響、又或者並非在地所渴望追求的目標。社群中的學習過程，往往跟西方式的教育系統沒有太大的關連。更重要的是若將社群中的學習形式不假思索的連結到西方的模式，似乎會是一種扭曲。因此，從人類學研究者的觀點，教育（education）和學習（learning）之間的差異，在於前者的目的是在正式教育的範疇，而後者則往往具有文化傳承的目的。然而，相對於過去正式的學校教育並不一定是特定文化中的一部分，而教育的影響對於社群也僅有間接的影響，但在20世紀教育系統的擴張中情況卻已有所改變，當以西方概念為基礎的學校在「傳統的」社區中建立起來時（通常是透過宗教性、殖民或後殖民的力量），這些學校往往帶來相當程度的文化變遷。此外，人類學者Maurice Godlier（1986）的研究指出，正式與

26 學者夏禹九曾指出，推動跨領域或整合的合作計畫一直是學術研究追求的方向，科際整合由程度上可分為科際合作（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與跨領域合作（cross-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視程度又可分為：（1）多領域合作（multi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2）領域間合作（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3）越領域合作（trans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東華團隊 2015：48）。

非正式教育系統之間可能存在著相互的矛盾衝突。在他所研究的新幾內亞的Baruya人群，文化變遷發生在殖民與後殖民時期，教會學校在教導當地孩童的過程中，強調傳統的儀式與信仰（initiations and shamanism）是邪惡的。在這個例子（以及其他許多案例）中，教育是複雜歷史的一部分，同時造成原有社會整合模式的中斷或混亂（Stafford 2002：78）。

人類學者對於教育問題的興趣，最早起源於對不同社會、兒童社會化方法的關切，亦即有關文化建構、工藝技術、及社會價值等現象，是如何代代相傳的。瞭解知識傳遞的方法，無論其為正式的教導或非正式的方式，是瞭解社會如何運作的關鍵步驟（謝劍 1989：145）。Margaret Mead在她對於薩摩亞青年人所做的研究寫成的《薩摩亞人的成年》中指出，「人類學家瞭解到，即使像愛慕、恐懼和憤怒這類人類的基本情緒，也不能歸咎於種族遺傳或所謂共同的人性，它們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Mead 2000：3）。教育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最主要想瞭解：誰教什麼給誰、誰從誰學什麼、在哪裡、如何教、如何學、有什麼條件限制、有什麼結果（周德禎 2009[1999]：159）。

學習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learning）關注的議題是，人們如何獲得特殊的文化知識？是在工作中學？在學校學？兒童時期習得的？是被「教」還是文化涵化過程中的非正式學習環境中得到的而且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Stafford 2004：1，3）更進一步而言，學習並不只靠個人智力與意願而決定成敗，除了個人因素，它還受制於文化條件。因此一個文化本身的狀態不同、是完整統合或面臨斷裂紛亂，將會提供給成員不一樣的學習處境、所產生的結果也相當不同。亦即，當族群失去文化基礎，新一代成員在學習時會面臨更艱鉅的挑戰（周德禎 2009[1999]：159）。文化中的學習者又可區分為兒童或成人、以及個人和家庭。加拿大人類學者Scott Simon（2004）在他對於台灣原住民創業者的學習與認同的研究中，探討的是泰雅族文化中成人的學習。Simon主張，歷史的情境讓原住民社群失去原有的狩獵與生計活動，並迫使個人和家庭學習新的經濟行為模式。他以兩位泰雅族女性創業者的生命史為例，說明原住民創業者所學習的除了有新的經濟技能之外，也同時學習如何以特殊的實踐慣性（idioms of practice）來突顯其原住民身分。當不同實

踐社群間的界限成為焦點時，學習的慣性更強化了族群的界限。

教育是文化的傳遞（謝劍 1989：148）。人類學家研究文化，不只研究文化的內涵，同時也研究一個民族如何把他們的文化傳遞給下一代，以及這種傳遞方法產生了什麼特別的效果（張雯 2002：46）。教育受到社會變遷的影響、也必須回應時代變遷，教育的方向與內涵更是深深受到國家政策與計畫的影響。在此回到前述基礎設施的討論，事實上，基礎設施的建置往往與國家對於要形塑何種公民（citizenship）有著密切的關係。例如，城市的供水系統，與作為一個良好的城市公民的邏輯（隨時注意水資源的適當使用、減少用水浪費的問題等）是連結在一起的（Larkin 2013：331）。高等教育的方向和內容，和國家欲形塑何種公民、以及認為公民應具有何種內涵和能力，是連結在一起的，這在以各項大型計畫主導高等教育的發展下，更是如此。

前述新作坊將「社會創新想像成需要挽起袖子努力的創作工藝」，跟當前人類學者關於「學習」（learning）的討論可以有所對話。英國人類學者 Trevor Marchand 曾於 2005 至 2007 年間邀集幾位有共同興趣的人類學者討論關於技藝學習（skill learning）與知識傳遞（the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的議題，他們承繼社會學者 Foucault、de Certeau 以及 Bourdieu 關於日常生活的知識與實踐（everyday knowledge and practice）的討論，甚至是更早的 Mauss 關於身體的技藝（techniques of the body）的討論，同時回顧 Bloch、Farnell 及 Jenkins 等學者提出關於實踐理論（practice theory）的侷限，進而檢視學習（learning）、情境學習（situated practice）、體現認知（embodied cognition）等議題。他們提出許多的問題，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學習（learning）與學習所開展的物理和社會環境之間的關係，是千變萬化的，我們如何能夠妥善的解釋說明（Marchand 2010a：Siii）？他們探究學習和理解的過程（learning and knowing），認為知識是在過程中被「製造／創造」（making）出來的，而不只是單方面的給予。因此他們提出，知識是一個介於人們之間，以及介於人與物與環境之間的對話性與建構性的參與過程。知識和實踐不是固定不變的，也不是無意識的再製，而是在每日工作與生活的活動與協商中經常性的重新配置（同上引：Siv）。

在前述脈絡下，知識和實踐的關係是一種以技藝學習為基礎的知識建構

的過程 (skill-based knowledge) 在此過程中, 人的心 (mind)、身 (body) 與環境之間是相互依賴的, 也因此, 以學徒的身份學習 (apprenticeship) 就成為一種重要的態度與方法。自從Michael Coy所編著的專書*Apprenticeship* (1989) 問世之後, 學徒制 (apprenticeship) 就成為研究的主題與田野的方法 (Marchand 2010b : S10)。以學徒的身份學習, 不只限於過去的時間, 它意謂著將特殊的知識傳授給新世代實踐者的一種方法, 它是從新手變專家的必經過程, 特別是針對無法透過傳統手段來溝通事物的學習方式, 用於那些必須透過長時間的觀察和經驗才能獲致的隱含的知識 (Coy 1989 : xi-xii)。當前高等教育要朝向社會實踐, 其社會實踐的步驟為何? 所謂的實踐能力從何而來? 以學徒的身份學習或許是必要的基本功夫。然而當前的高教環境, 是否有前述意義下的學徒制 (apprenticeship) 存在的空間呢?

四、大學作為社會性基礎設施與社會實踐課程

從基礎設施的觀點, 有助於檢視當前高等教育中佔有愈來愈高比例的社會實踐性質課程的現象, 反思其過程及現況。教育和文化, 經常被視為是所謂的社會性基礎設施。人類學者Brian Larkin (2013) 指出, 基礎設施 (infrastructure) 是建造而成的網絡, 用以促進貨品、人、想法的流通與交換。近年來學者對於基礎設施的關注與研究已經呈現出, 基礎設施所促成的跨越距離的交換, 使得不同的人群、物品和空間得以互動, 並以此形成現代經濟與社會系統得以運作的基礎。基礎設施要能夠達成流通與交換, 重要的是在於系統的建置 (system building)。建置完成的基礎設施系統, 會同時在不同的層次上運作, 執行其技術性的功能 (例如傳輸交通、水、電力等), 在跨越距離的交換過程中, 把人和物同時帶入複雜而異質的多重系統當中, 甚至在其各自脈絡的運作過程中又會進一步形成超越原本功能而具有相對自主性的形式 (Larkin 2013 : 328, 330, 335-336)。

因此, 基礎設施的概念讓我們理解, 首先必須要具有物質的形式 (material forms), 例如道路、水管及電線等, 其次要有物質的網絡

(physical networks)，例如道路系統、電力系統、污水處理系統、甚至是金融系統等，最後跨越空間和距離的流通和交換(exchange over space)才得以發生。上述概念非常適合用以檢視所謂「社會性基礎設施」之教育的狀況。以下筆者將基於實際將大學內的正式課程結合社會實踐的目標，描述執行的過程並反思其內涵。

(一) 社會實踐課程

Manias是一位返鄉而後創業的布農族青年。返鄉之初，他的心中有一些想要做的、與自身文化相關的事情，但並沒有很明確的計畫和準備開創自己的事業。爾後他因為校友的身份，逐漸與在地的大學發展出相互合作的夥伴關係，緊接而來的發展，速度快的似乎有些出乎他個人的意料之外，他成立獨立出版工作室，甚至企圖朝向所謂的社會企業的經營方向，希望以販售明信片、手工藝品等文創商品，加上部落小旅行、背包客民宿經營等商業模式，以此一方面作為區域手工製作者產品的銷售平台、增加其連接到消費端的通路，另一方面以及其營收來支持他的核心事業獨立出版和部落圖書館，使其能夠持續經營。他也順利申請到幾項政府的計畫案，以支持工作室的營運。因此，在大學教師的課程引導、和社會實踐計畫人員的居中引介協調之下，大學生一批批的來到位於部落內的工作室和Manias一起工作。

經過初期的討論與規劃(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在我帶著課程學生前往Manias的部落協力的第一個學期(2015年2月至6月)，Manias正值初返鄉的階段，許多事情仍在摸索與適應中，因此他個人與社區發展協會有比較多的協力關係，尚未以獨立的組織進行工作。大學部和碩士班的學生前往Manias的家鄉認識部落、參與小米祭儀和打耳祭，深入瞭解族群文化之後，便展開各式各樣的協力工作：嘗試幫忙規劃生態旅遊的內容，以供協會申請農村再生計畫、協助撰寫社區營造計畫、幫忙部落圖書館建置和募書工作、以及族語明信片的設計和繪製等。接近學期末的時候，Manias找到了一個部落內的空間，他租下那個空間並著手將之改造為工作室，開始在那裡經營他自己的事業。幾位學生很有興趣的參與最初的大改造工作，將老房子舊有隔間打通，還有一位很有熱情的學生在暑假期間持續協助空間從裡到外的

改造，以整理成合用的工作室。開學之後是第二個學期的協作（2015年9月至2016年1月），落成使用的工作室空間同時也是一間對部落居民開放的圖書館、以及對外經營的獨立出版／書店，同時規劃成為民宿。學生協作的項目，是在完成初步的整頓後繼續著手空間內外的美化、在適當的地方加上布農文化的元素和內涵，以至於持續進行族語書籍的美術與文字編輯工作。於此同時，我鼓勵課程學生形成團隊，團隊中有學生主導規劃了一場以文學為主題的部落小旅行，也有學生全程拍攝影片記錄整個過程，剪輯完成的影片可以作為工作室宣傳的微電影。以此，學生和Manias共同思考和嘗試，工作室經營背包客旅店的可能方式，並以實際行動作為暖身和試作。

然而在大學與工作室的合作進行一年後（也就是前述密集的共同工作的兩個學期），Manias決定，將工作室的工作項目大幅縮減，回歸到只做核心的出版工作。畢竟，Manias真正關心和想要投入的，是非正式教育系統下，族群文化的內涵及其傳遞。社會實踐課程雖然有機會促成正式和非正式教育系統的相遇、甚至是相互強化，但是卻也在過程中消耗了Manias許多的精力，讓他無法在與時間賽跑的情況下、全神貫注的投入文化傳承的工作。因此，Manias的工作室仍然以一年出版兩本族群語言和文化相關的書籍為目標，但卻不再有一群一群的大學生和碩士生頻繁出入部落和工作室。

因此，在2016年2月至6月間（也就是我帶著學生與部落協力的最後一學期），我決定調整作法，但沒有改變的是仍然以部落想要的發展及需求出發，進行協力。因此所做的是媒合陶藝創作的學生、以及部落食坊的負責人，部落食坊的負責人也是Manias在部落裡長期的合作夥伴，他們一直希望能結合民宿、餐飲、旅行作為發展方向，其中餐飲的內容都是來自在地的農產（包含自己種植的蔬菜、水果，自己養的雞等等），我們將來自部落食坊的餐飲帶到學生所規劃舉辦的藝術饗宴活動上，使用學生的手作陶食器來盛裝食物，而這些食器在設計製作的過程中也與部落食坊的負責人討論，因為她也希望未來這些食器能在她的餐廳中使用，增加旅人用餐的美好感受。

在此之後，我雖然暫時不再帶課程學生進入部落協力，但是事實上，大學和部落的夥伴關係並沒有改變，雙方的合作也並非從此停止，改變的是

在充分理解部落的發展需求之後、不再一直透過大學的正式課程帶學生進入部落的社會實踐。為什麼結合課程帶學生進入地方的社會實踐，以上述的方式，無法長期的持續下去？筆者認為有以下四個原因。

首先，當高等教育的目標改變了，從校內的知識性的教育方式與內容，走向與社會結合與尋求實踐，這樣的轉換，事實上需要的是不同系統的建置。繼而，以社會實踐為目標的教育系統的建置，需要更長的時間，因為需要被建立起來的是何種物質的形式和網絡，教育者需要用相當長的時間，深切瞭解在地社會的問題與需求是什麼、以及什麼是適合的合作方式等諸多面向，才有可能建置起可以運作的系統。再者，系統要能夠持續運作，需要相當程度的穩定性，然而，在社會實踐的過程中，經常遭遇的情況是，願意且能夠和大學合作的對象，往往是返鄉的青年、或者是正在經歷自我生活與生命願景的追尋和重新定位的過程中的人。因此，包含他們的人生與工作目標、或者所在的居所，都還潛藏著相當高的變動性，在這樣的情況下，教育的系統要如何建置、如何鋪設、如何持續，就必須面臨變動和不穩定的狀態。最後，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是雙方的目標並不完全不一致，社會實踐過程中大學與地方社會、大學生與社區居民的合作，夥伴關係下的雙方協力必須是朝向共同目標的實踐，合作才得以持續進行，教師也才得以持續帶學生進入在地社會、展開實踐工作。若無法尋求且獲得共同的目標，則後續所需要搭建的基礎也無從建立。

回到前述Manias的例子，來說明所謂雙方目標不完全一致的意涵（本節先說明的是在地社會的需求和目標，大學的目標留待下一節中討論）。作為一個由外地返回家鄉、想要對自己的族群和部落文化做一些事情的年輕人，Manias固然從合作的大學方獲得了可以協助自己的、珍貴的人力資源，然而，在過程中卻也逐漸遠離了原本自己回鄉最想要做的事情。原本是想要以社會企業的商業模式和文創產品平台的經營作為手段，來支持他的核心工作。然而以一人工作室的型態，一個人需要處理所有的經營事務卻逐漸影響他的本業，也就是族群語言和歷史的記載和出版工作。矛盾的是，由於筆者任教的是非考術科入學的藝術科系，學生的專長是與工藝或藝術的創作或藝

文產業經營相關。因此，透過筆者所開設的課程所帶入社區協作的學生，他們最擅長而能夠發揮專長有效協助的事項，例如繪製明信片以作為工作室可以販售的文創商品，或是協助規劃部落小旅行等等，初期所有的參與者（甚至包含Manias在內）都雀躍的投入工作。然而，時間拉長之後，從Manias的角度而言，前述商業經營（文創商品、小旅行等）對於在地社會現階段的發展而言，卻是屬於周邊事業的經營，因為在地社會迫切需要的是作為文化核心的族語出版工作，但卻受限於參與的大學生往往不具有布農語的能力，因為他們大多並非布農人，也無法在短時間內學會該語言，到達可以溝通、協助進行耆老訪談的記錄和口述歷史的撰寫、族語書籍編輯出版的工作。因此，在地社會的核心工作項目是族語出版和文化傳承，但這些難以成為大學生可以協作的內容。最後只能走訪，但走訪又無法提供實質且深刻的協助，甚至是成為負擔。

從Manias急迫的以一己之力從事族語出版的工作，在雙方協力之初，筆者原本期待可以促成正式教育與非正式教育兩個系統之間的對話，然而實際上卻發現社會實踐課程卻也不一定能夠適切的連結兩者。在地社會中的部落教育、與高等教育中的正式教育，形成了兩種教育系統，高等教育中的社會實踐課程，似乎提供了一個機會讓前述兩套教育系統有機會相遇而且互相滋養；然而，兩者要從相遇到共同成長，卻是有著一段不小的距離。主流社會的正式教育，不可避免的仍是以競爭力的思維而非文化發展的思維來進行規劃。

（二）學生的意見

藉由與不同身份參與者的深度訪談，曾經參加筆者社會實踐課程的大學部學生、碩士班學生、課程助教、計畫兼任助理都分別提供他們的看法。以下整理成幾個項目來說明。

1. 社會實踐課程：正面的意義與價值

- (1) 「當學生從教室走出，思考不再受限於四方空間的路徑邏輯，當討論的議題是與生活密切相關的社會參與時，離開教學空間適度的活躍了學生的心智，同時增加參與感，接受新知或引發興趣最佳的方法便是『直

接』認識，藉由五感的刺激深化印象。」（碩士班學生）

- (2) 「實境」還是很重要的，學生本人進到場域中去觀看，比案例好很多。
- (3) 對於人生意義的思考很有幫助。在協作中，看到別人的生活問題，想想自己的生活問題，有了比較之後，發現自己的問題其實還好。否則不知道自己未來的方向。
- (4) 對於大學的想像，在社會實踐的工作中達成願望。沒有想到可以用這麼深入的方式，接觸這些文化，很珍惜這樣的機會。（計畫兼任助理／大學部課程學生）
- (5) 透過學校、透過課程的中介，能夠有機會和部落的人一起工作，是很大的幫助，是自己一個人無法做到的，個人即便有意願，但是要達成的難度較高，可能無法成行。
- (6) 藉由課程的方式可以到訪沒有去過的部落，認識文化、族群。
- (7) 喜歡在過程中勞動、做事、工作的感覺。
- (8) 部落的工作，本來可能進行的很慢，因為有學生前往協力，可以加快速度完成，也有更多的想法可以參考。

2. 社會實踐課程：可以改進之處

- (1) 到現場參訪的時間過於短暫，有掌握到一些關鍵，但仍無法充分瞭解全貌。無法深入瞭解場域中所面臨的問題，也無法觸發學生的興趣，進而形成行動。
- (2) 學生在與場域的協作中，過度自信，但實際上卻是需要加深知識脈絡。然而要讓大學生自己主動閱讀、建立知識卻又有點困難。
- (3) 適合小班制，不超過15個人。

3. 學生想要參與場域中的社會實踐的原因

- (1) 好奇。新鮮感。好玩。
- (2) 不喜歡只是教室內的上課，喜歡有教室外的課程規劃。實際出外與人交流互動，過程雖然膽戰心驚，但是有收穫且印象深刻。
- (3) 有互惠關係。

4. 阻礙學生主動參與場域中的社會實踐的因素

- (1) 覺得到校外上課很麻煩。花費的時間、距離都有關係。

- (2) 交通不便。對學生而言，搭火車一個小時，算是一段遠的距離。半小時以內的車程，比較是可以接受的距離。
- (3) 需要花費金錢。到教室以外的學習，若要花費額外的費用，像是保險費與交通費，有的學生就會遲疑。
- (4) 學生的興趣要足夠，才會在場域中深入學習，否則就會只是把事情做完而已。
- (5) 被學分綁住，很難有足夠的時間多次到場域中協作。
- (6) 因為同一時間有其他課程進行，無法配合前往場域的時間。
- (7) 技術不夠，或沒有信心能完成場域的需求。
- (8) 不在意。覺得社區中所發生的事情與個人無關。
- (9) 缺乏活動設計和娛樂性，以致於學生沒有興趣。
- (10) 覺得自己與部落的人格格不入，無法變得更熟悉。

5. 阻礙社區接納學生到場域中學習的原因

- (1) 學生的主動性差。總是需要由社區的人來協助安排學生的吃、住、工作內容與進度，否則學生不知道在場域中要做些什麼，只是到處亂晃。
- (2) 學生到部落做事情，沒有用高標準來看待。因此做事情很隨便、不夠好，甚至只做到一半，接下來不知道要由誰來完成。
- (3) 社區中其他人的質疑或反對。看到學生進入場域工作會說閒話。

五、大學與地方的關係，及重新思考大學的角色和定位

若過去的教育受到質疑與批評的問題在於，學院內的學習與真實的社會脫節（也就是所謂的象牙塔），因而有了後來的教室外學習、或甚至是所謂的社會實踐。然而如今以社會實踐為基礎的課程導向，卻也招致學生經常向老師抱怨，每個學期都有許多走出校外、具有實作性質的課程，他們感到非常疲累、力不從心，即使有的場域中發生的事情他們感到非常有興趣，但是卻沒有足夠的時間參與，也因此感到遺憾。於此同時，看到（相較於以往）大量的學生在真實社會中工作，不乏體力勞動工作、技職學習工作等等，社

會對此有褒有貶，褒者將走出社會的高教價值推到極高，貶者視學生的勞動權益受損、成為無價勞工。由此可見，這是一個極為複雜的議題。然而回到學習的本身，在校內與校外的學習兩者之間，是否真能找到一個適切的平衡點？更重要的是，是否形式上走出了校外，大學就必然的「被社會需要」？²⁷以及，學生要以什麼樣的知識和能力去進行社會實踐？更進一步而言，如果社會實踐是一種高等教育的創新，創新要以什麼為基礎？

首先需要討論的是，社會實踐課程，在高教轉型的脈絡下，是高等教育的實然（is）還是應然（ought）？在大學自主的理念下，每一所大學對於其所應該和適合發展的方向，似乎是有所選擇的。然而，近年來少子化讓各大學所面臨的財務困境雪上加霜，也因此對於學校外部資源（包含國家各項計畫與企業資助）的爭取，經常成為不得不的選擇。不論是由於前述資源的取得（伴隨其所引導的方向），或是由於大學也試圖積極回應社會的期待（關於大學與社會的連結、及其對於社會發展的責任），當前大學與社會的關係，是連結而非斷裂，幾乎是毋庸置疑。然而，兩者的連結方式，卻並非只有一種（產學、學用式的緊密連結），甚至，大學中的人文社會學科，應該能夠具有批判性的反思力量、前瞻性的預見社會發展可能的問題及提出觀點。而不只是直接滿足職場上的人力需求，對號入座。因此，本文認為，社會實踐的課程或行動，應是當前發展的實然、卻非應然，它是一種選擇、與社會連結的其中一種方式，但卻並非全部和唯一。

以筆者所參與的社會實踐課程而言，其目的在於，藉由課程帶領學生進入場域，在場域中發展出兼顧在地需求與學生學習的課程內容，在課程中創造學生與在地居民的互動與彼此學習，進而因應在地需求提出具體行動方案並成為在地可延續利用的機制。在前一節從基礎設施的角度來檢視，讓我們得以理解：大學的社會實踐，必須從大學和地方的關係建立開始，且是以長期永續的關係為目標，以此才得以架設後續教學和協作所需要的系統。因

27 2016年12月間教育部召開記者會，宣布自2017年開始啟動「大學在地實踐聯盟」，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以強化大專校院與區域連結合作，實踐大學社會責任，讓大學和大学生被社區需要。資料來源：<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903605>，瀏覽日期2017年10月28日。

此，帶有社會實踐性質的高等教育，需要鋪路：認識地方的狀況與需要、帶進適合的課程與學生、設法讓課程目標（包含教師的教學目標、與學生的學習期待）和地方需求一致、設法讓學生超越課程延續實踐。

（一）社會實踐課程所面臨的困難與產生的問題

然而，在前述過程中，每一個環節都有其需要克服的困難。首先，認識地方的狀況與真正的需要，這件事情必須長期深入的觀察相處才得以理解，若面臨即刻將帶入課程學生的急迫性，則顯得緩不濟急，因此會造成尚未充分認識理解地方的狀況和需求下就帶入學生，無法達成適當的協作。再者，即便充分認識地方的狀況和需求，欲帶進適合的課程與學生時，卻會面臨雙主軸並行如何協調，以及如何找到適合專長的學生等問題。每一個課程設計都有其欲傳達的主軸內容，而社會實踐又是另一個主軸，因其必須是從地方需求出發來進行，兩個主軸之間不太可能完全一致而總是需要協調，因此要讓教師的教學設計、學生的學習期待、和地方需求三者一致，著實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更不用說一個四十名學生的課堂上，學生的學習期待和能力是殊異的，而學生擁有的能力卻不一定是地方現階段需要和想要做的事情。最後，雖然近年有各種努力希望突破大學課程的制度性規範、導向更加彈性的學制（例如以寒暑期密集課程取代原本一學期18週的課程，或是微學分的構思規劃等），但事實上制度性的全面突破、大幅更動，在短時間內是不容易達成的。²⁸設法讓學生超越課程（在沒有選課的學分約束下）延續實踐是個令人期待的理想，也有不少學生確實有這樣的熱情和心意，但是實際上的修課學分限制（每學期平均二十至二十四學分左右）往往讓學生的熱情無法實質延續。因此社會實踐課程導入地方的結果、甚至會造成的問題是，以18週（一學期）為一個週期，不斷循環，一批一批新的學生進入，重複所有的步驟，反而不斷消耗地方合作者、計畫人員、大學教師的時間和精力，也讓深刻的社會實踐無法延續進行。

28 近期，國立成功大學的學制變革，將「大一全校不分系學位學程」，擴大為「大一至大四全校不分系學位學程」。其後續發展，值得觀察。資料來源，<http://web.ncku.edu.tw/files/13-1000-168395-1.php?Lang=zh-tw>，瀏覽日期2017年8月20日。

(二) 為達成社會實踐的基礎設施建置：具體建議

筆者在過去進行社會實踐課程的過程中，很希望但卻未能做到的是：大學能有系統且深入瞭解在地，以及當地面臨的重要問題與困境。筆者認為，實際進行社會實踐課程，是一個理論與實踐不斷往來對話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有數種不同層次的主客體關係並存。首先，從教師作為一個研究者（和教學者）出發，在地社會起初是作為研究（和教學）的客體，然而，教師作為研究（和教學）的主體，並非抱持著固定不變的目標前行，在與當地居民互動和共同工作的過程當中，在地的狀況與需求、居民的想法與行為等，都時時影響者教師／研究者。而學生的行為與反應，也同樣影響著教師。教師／研究者的規劃與作為，變動性的回應前述兩者（在地居民、學生）的狀態。甚至，在前述案例中，Manias的決定（同意或拒絕合作），也改變在地社會和大學間的工作方式與關係（大量緊密的互動和協作，或僅以專案的形式協作），這個過程中涉及他如何評估和取用大學所提供的資源、以及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由此可見在地居民不只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是具有主體意識的行動者。而學生同樣的也不只是作為學習的客體，個人選擇參加或不參加、積極參與或消極參與社會實踐行動，都包含其主體意識在其中。因此，所有的參與者（包含教師、在地居民、學生、計畫成員等），在社會實踐的行動中，都是互為主體性的關係。

以教師／研究者的立場而言，前述理論與實踐往來對話的過程，必須經歷以下三個階段：（1）對於在地社會及現象的充分認識與掌握（藉由區域性的普查和以長時間所獲致的認識理解），進而能區分結構性、個別性問題。

（2）思考個人學科領域與研究專長如何進入，以及如何藉由課程帶學生進入。進而思考如何與跨領域老師協力。（3）進入場域之後發現的實際問題與排解（與無法排解）。對於社會問題的解決，思考建立模式的可能性。進而思考模式的在地性（A地模式B地不必然適用）以及普遍性（具有轉移他地的可能性）。

由此，再次回到一個學期18週可以做的事情來思考。18週看似很長，但當學生必須經歷從學習動機和主動性的萌發、到系統性的知識學習、以致

於在地方社會中的知識應用與實踐、甚至是實踐後的反思檢討，這樣的過程放進18週內，就顯得勉強。如果我們期待，藉由社會實踐課程，學生能夠真實的認識社會、甚至解決問題，那麼，在短時間內所發展出來的行動方案，是否真能有效解決社會問題？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在現在的發展方向上，我們如何思考，在社會實踐與系統性知識（包含能針對主題進行批判思考）之間、在專業養成與跨領域學習之間，大學所培養學生的專業性（expertise）如何建立？

關於專業性的探問，事實上非常需要在當前社會鼓勵創新創業風潮下進行深刻的反思。近年來台灣社會興起一股鼓勵創新創業風潮，社會創新²⁹是需要的、值得肯定的，然而高教崩壞、學歷貶值，不等於離開學校、放棄學歷的創新創業是唯一的出路。更何況，創新無法憑空而來，創新所需要的能力又該如何培養？若忽視這些問題，而一味鼓勵創新，便會落入風潮下的迷思：學歷通膨是浪費社會成本，應該離開學校停止無用的學習。又或者，在創新創業競賽（如TiC100、Start-up Taiwan等）中得獎之後，所謂創新的內容，是否真能連結學生個人職涯的創業，以至有助於社會的永續發展，都還有待觀察。於此同時，身在高等教育中，必須重新審視的是，這個時代大學教育要扮演什麼角色，教給什麼能力？

當前高等教育中對於社會實踐課程的強調，連結到的是大學的社會責任。然而，需要深究的是，大學應該擔負的是什麼樣的社會責任？是對學生負責或者是對地方負責？是大學的社會責任或者是大學的教育責任？回到根本而言，高等教育的目標應該是什麼？如果教育責任和社會責任兩者可以一致則達成雙贏，但又或者兩者有可能互相矛盾，甚或把大學對學生的教育責任轉嫁到地方、而將之名為社會實踐？大學的公共性是重要的，但並非走進社會就一定能達到有意義的實踐。回到大學的教育責任，應該考量的是學生的專業性與能力的培養。

29 社會創新泛指知識、產品或服務上的改進，其中包括現有業務模式、程序和方法的新應用以對應社會需要。資料來源：<http://www.sie.gov.hk/tc/faqs/about-si-and-se.page>，瀏覽日期2017年1月19日。

高等教育不能放棄其知識追求與探討的定位，創新和實踐必須以堅實的知識作為基礎。若欲使大學生前往地方社會進行實踐或協作，在那之前，實在必須培養充足的知識和思考、分析、判斷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實作是建立在地方的需要上而發生的，如何洞察地方的需要，思考有助於其永續發展的方式，便需要重要的基礎研究。

因此，大學能做和應做的事，就不只是不斷的帶學生進入到地方社會而已，必須發展出更豐富的社會實踐的層次。此時，教育作為社會性基礎設施，所流通和交換的，應該仍然有系統性的知識的這一個面向。高等教育在地方上的角色與責任，不只是把人帶到地方上，更重要的是人們能夠有可以留下來長久生活的方式，包含個人的核心工作以及支持他的方式與網絡。在進行社會實踐課程的過程中，曾經失敗、或者成功連結之後卻讓參與者感到疲乏而無以為繼的主要原因是：在地實踐的美好理念需要一個龐大的網絡來支持，包含計畫人員作為中介、大學端的老師和學生、在地社會端的在地主要承接者、以及他的合作者（包含在地與外地）。所謂在地主要承接者，指的就是和大學端的計畫人員和教師密切接洽討論雙方合作方式的人員，為讓合作得以順利，過程中有許許多多聯繫協調的工作，這會佔據他原本工作的時間，這在只有一人工作的情況下更形加劇。因此，在強調大學的社會責任、發展大學與地方社會的夥伴關係及設計社會實踐課程的同時，不能忽略的是，地方社會的創新工作，需要社群支持。否則，將會造成過度美化了青年返鄉、社會創新的力量，而忽略其背後所需要的網絡。返鄉、創新之後，還有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被各方期待的一個返鄉青年，無法一肩扛起所有的工作，然而在返鄉初期，他卻很不容易找到適當的工作夥伴，這有可能是因為他的人際網絡需要重新建立，也有可能是因為地方上原本就因為青壯人口外流而缺少可以合作的對象。

近年來對於大學的社會責任的提倡，使得大學同時肩負兩個目標：大學教育的改變（透過具有社會實踐的課程，帶學生進入場域中學習）、以及地方社會的發展（大學要善盡其社會責任，透過大學與地方建立起能夠協力的夥伴關係）。然而，原本期待的大學制度的彈性化或鬆綁，並未如預期容易改變，於此同時，在選課制度尚未改變前，學生的選課意願也影響開課能否

成功（在現行畢業學分的計算方式下，選擇某些課程會讓學生得到「無用」的學分）。其次，社會實踐實際上需要以對於地方社會深度的認識理解為基礎，才能知道學生的社會實踐要以解決什麼問題或達成什麼目的為目標，真正的協力不只是參訪體驗式的到場，而是需要長時間瞭解地方及其問題。淺碟化的協力對於大學和地方關係建立也不一定有所助益。在此過程中，身為教師也必須不斷反思與確立，在回應具體社會問題時，大學所扮演的角色。

所謂「做中學」、「社會實踐」，學者夏林清（2012）指出，在哲學領域中，實踐（praxis）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概念。實踐一詞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等同於社會實踐一詞，它是指人們改造客觀世界的社會活動，它具有能動性、客觀性和社會歷史性等特點。作為研究方法，「實踐」是指理論與實做之間，來回著修正二者的辯證張力（the dialectical tension）；亦即，一位研究者的研究行動就是他的實踐，因為在他的研究行動中，可以看到他對特定現象的瞭解分析（理論）與探究（研究策略的實施）。一位教師的教學活動也是他的實踐，因為在其中有這位老師對學生學習狀態的假設（理論）與改變學生學習狀態的方法（實做）（夏林清 2012：319）。而本文主張，在認為我們能夠改造社會之前，我們必須先謙虛的認識和理解它，並且應以知識作為行動的基礎。

大學身處於社會之中，兩者並非相對獨立的存在，而是有著關連與互動。然而，大學與社會連結的方式，不必然是（產學、學用式的）緊密的結合，不必然僅止於培育應用人才、讓大學成為社會的服務站。以人文社會學科而言，更重要的是朝向學術公共性、批判性的社會參與。在此前提下，對於大學的社會實踐，提出以下建議：

1. 從基礎設施建置的觀點，在實際透過課程帶學生進入場域之前，教師團隊必須先針對區域性的場域和議題有以研究為基礎先行盤點，並深入研究以作為後續實踐的基礎。個別課程內，則必須以知識性的討論（與辯證）和知識的建立作為基礎。在前述兩項所鋪設的基礎網絡上，才能帶學生進入到場域之中。
2. 大學和地方關係的建立，進而建造起作為學習和實踐的網絡，需要時間，並且需要形成情感的連結、彼此瞭解，才有協作的可能。

3. 實際的社會實踐課程規劃與執行：在現行體制下，由於是在有限的時間（一學期18週）、陌生的環境中，因此必須為學生設定明確任務與目標，並且設法讓學生在一學期間多次（期初、期中、期末）進入場域，才可能有良好品質的協作和實踐。
4. 超越（不受限於）18週的可能方式：教師和正式課程其實只是中介，為學生開啟進入社會實踐的入門與連結，後續超越課程的持續行動，是被期待的，但必須來自於學生的自主追尋（或不追尋），才有可能延續實踐的深度。
5. 必須有意識的是，所建置起來的社會實踐的網絡，是一個複雜而異質的系統，它的運作有可能超出預期。

六、結語

「需要有多久的時間，才能對原住民族文化掌握充分的認識？需要有多麼接近，才能獲得生命親切的熟稔？需要何種文類的深描，才能揭露文化動態的真相？需要何種型態的實踐，才能落實基本的人文關懷？」這是長期關注台灣原住民社會文化的人類學者王嵩山在其《台灣原住民一人族的文化旅程》（2010）一書的序言開端所寫下的一段話。這段文字充分展現一個人類學者認識世界的方式、以及從中所發展出來的實踐。在強調社會實踐的高教轉型發展方向下，人類學者可以在其中貢獻的觀點和視野，來自於我們所受到的訓練和理論關懷。在每一個研究中，人類學者都從頭開始作為一個學習者，嘗試掌握在地觀點（native point of view），若有進一步的應用與倡議（如應用人類學與公共人類學）也必然是從在地觀點出發。

如果教育是讓人成為某一種人的方式，具有在地文化內涵的教育和部落教育對於一個人在受到陶養之後所成為的樣貌的期待，與主流教育不同，主流教育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反映國家對於其公民所具有的素養的期待。而大學的社會實踐課程，應該可以是前述兩種教育的相遇、甚至交流。在不忽視其差異的情況下，為讓前述兩者相遇，需要建置系統，架設起一個人、想

法、甚至行動，可以在其間流通的管道，交流也才有可能發生。

面對快速變化的社會，身在高等教育當中也必須重新思考大學的定位。教育與社會創新、以及大學的社會責任，都是大學的教師必須努力的方向。本文反省當前大學的社會實踐課程，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存在著落差，理想上要透過社會實踐課程來達成的目標，無法完全對應到實際發生的狀況。藉由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的概念，來檢視前述落差。同時更進一步回到根本思考高等教育的意義，是要培養學生成為什麼樣的人，應該具有的是什麼樣的教育的內涵（對應於高等教育）、以及文化的內涵（對應於地方社會）。

參考書目

王嵩山 Wang, Song-shan

2010 台灣原住民一人族的文化旅程 taiwan yuanzhumin-renzu de wenhua lucheng [The indigenous people of Taiwan]。新北市 xinbeishi [New taipei city]：遠足文化 yuanzu wenhua [Walkers Cultural]。

中央通訊社 The Central News Agency

2015 廢除人文學系，日本26所國立大學擬實施 feichu renwen xuexi, riben ershiliu suo guoli daxue ni shishi [Abolition of departments of humanities, twenty-six national universities of Japan proposed implementation]。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508250002-1.aspx>, 瀏覽日期 [accessed] 2016年6月21日 [June 21]。

自由時報

2013 學生似人型墓碑全無反應，老師難為 xuesheng shi renxing mubei quanwu fanying, loashi nanwei [students look like human form tombstone with no reaction, teachers feel difficult to educate]。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798845>, 瀏覽日期 [accessed] 2017年1月17日 [January 17]。

2016 讓大學被社區需要，教育部啟動「大學在地實踐聯盟」 rang daxue bei shehui xuyao, jiaoyubu qidong daxue zaidi shijian lianmeng [Let the university needed by its community, Ministry of Education started up the university's local practice alliance]。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903605>, 瀏覽日期 [accessed] 2017年10月28日

[October 28]。

社創基金

- 2017 常見問題，關於社會創新及社會創業 changjian wenti, guanyu shehui chuangxin ji shehui chuangye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on social innovation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http://www.sie.gov.hk/tc/faqs/about-si-and-se.page, 瀏覽日期 [accessed] 2017年1月19日 [January 19]。

李建興 Li, Jian-xing

- 2016 臺灣教育發展史：見證百年樹人的希望工程 taiwan jiaoyu fazhanshi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aiwan]。台北市 taibeishi [Taipei]：天下文化 tiansia wenhua [Global views–Commonwealth Publishing Group]。

佐藤學 Manabu Sato

- 2012 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的改革 xuexi de geming: cong jiaoshi chufa de gaige [The revolution of learning: The reform from the classroom]。台北市 taibeishi [Taipei]：親子天下 qinzi tianxia [Global views–Commonwealth Publishing Group]。
- 2013a 學習共同體：構想與實踐 xuexi gongtongti: gouxiang yu shijian [Learning community: Conception and practice]。台北市 taibeishi [Taipei]：親子天下 qinzi tianxia [Global views–Commonwealth Publishing Group]。
- 2013b 學習，動起來3日本：學習共同體 xuexi, dong qilai 3 riben: xuexi gongtongti [Learning, move up 3 Japan: Learning community]。台北市 taibeishi [Taipei]：親子天下 qinzi tianxia [Global views–Commonwealth Publishing Group]。
- 2013c 學習革命的最前線：在學習共同體中找回孩子的幸福 xuexi geming de zui qianxian: zai xuexi gongtongti zhong zhaohui haizi de xingfu [The forefront of the revolution of learning: To find the children's happiness in the learning community]。台北市 taibeishi [Taipei]：天下文化 tiansia wenhua [Global views–Commonwealth Publishing Group]。
- 2014 學習革命的願景：學習共同體的設計與實踐 xuexi geming de yuanjing: xuexi gongtongti de sheji yu shijian [The vision of the revolution of learning: The design and practice of learning community]。台北市 taibeishi [Taipei]：天下文化 tiansia wenhua [Global views–Commonwealth Publishing Group]。

何琦瑜等著 He, Qi-yu et al.

- 2013 翻轉教育：未來的學習・未來的學校・未來的孩子 fanzhuang jiaoyu: weilai de xuexi, weilai de xuexiao, weilai de haizi [Flip over of education:

learning for the future, schools for the future, children for the future]。
台北市 taibeishi [Taipei] : 親子天下 qinzi tianxia [Global views–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Group]。

- 2014 翻轉教育2.0。從美國到台灣：動手做，開啟真學習 fanzhuān jiaoyu
2.0, cong meiguo dao Taiwan: dongshou zuo, kaiqi zhen xuexi [Flip over
of education 2.0,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Taiwan: do it yourself, which
leads to genuine learning]。台北市 taibeishi [Taipei] : 親子天下 qinzi
tianxia [Global views–Commonwealth Publishing Group]。

林宗弘 Lin, Zong-hong

- 2015 學術資本主義崛起—新自由主義與台灣社會結構轉型 xueshu
zibenzhuyi jueqi–xin ziyoushuyi yu taiwan shehui jiegou zhuanxing [The
rise of academic capitalism–Neo-liber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s social structure of]。刊於[In]高教崩壞：市場化、官僚化、
與少子女化的危機 gaojiao benghuai: shichanghua, guanliaohua, yu
shaozinuhua de weiji [The coming collapse of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crises of marketization, bureaucratization and sub-replacement
fertility]，戴伯芬主編 daibofen zhubian [Dai, Bo-fen ed.]，頁2-33。新
北市 xinbeishi [New taipei city] : 群學 qun xue [Socio Publishing]。

林宗弘等編 Lin, Zong-hong et al., eds.

- 2014 [2011] 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 beng shidai:
caituanhua, pinqionghua yu shaozinuhua de weiji [Collapse generation:
crises of consortium, poverty and sub-replacement fertility]。台北市
taibeishi [Taipei] : 台灣勞工陣線 taiwan laogong zhenxian [Taiwan
labour front]。

東華團隊 donghua tuandui [Donghua team]

- 2015 新世紀東臺灣的脈動 xinshiji dong Taiwan de maidong [The pulse
of East Taiwan in the new century]。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renwen
yu shehui kexue jianxu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16(3): 34-52。

周德禎 Zhou, De-zhen

- 2009 [1999] 教育人類學導論：文化觀點 jiaoyu renleixue daolun: wenhua
guandian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cultural point of
view]。台北市 taibeishi [Taipei] : 五南 wunan [Wunan books]。

夏林清 Xia, Lin-qing

- 2012 實踐取向的研究方法 shijian quxiang de yanjiu fangfa [Practice-
oriented research methods]。刊於[In]斗室星空：家的社會田野
doushi xingkong: jia de shehui tianye [Small room, starry sky: the social
fieldwork of home]，夏林清著 Xialinqing zhu (Xia, Lin-qing)，頁319-

334 [Pp. 319-334]。台北市 taibeishi [Taipei]：導航基金會 daohang jijinhui [Career Foundation]。

郭位 Guo, Wei

2016 高等教育怎麼辦？兩岸大學心件的探討 gaodengjiaoyu zenmeban? Liangan daxue xinjian de tantao [What to do with higher education? A probe into the heart of cross-strait universities]。台北市 taibeishi [Taipei]：天下文化 tiansia wenhua [Global views-Commonwealth Publishing Group]。

陳宗文 Chen, Zong-wen

2012 社會／創新如何可能？一種塔德式的理解 shehui/chuangxin ruhe keneng? Yizhong tade shi de lijie [A Tardean Perspective on Social/Innovations]。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zhengzhi yu shehui zhexue pinglun [SOCIETAS: A Journal for Philosophical Study of Public Affairs] 41: 153-203。

陳東升 Chen, Dong-sheng

2013 社會創新的理論與實踐：台灣經驗的初探 shehui chuangxin de lilun yu shijian: Taiwan jingyan de chuta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innovation: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experience of Taiwan]。刊於[In]全球化時代的王道文化、社會創新與永續發展 quanqiu hua shidai de wangdao wenhua, shehui chuangxin yu yongxu fazhan [The culture of rule, social inno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蕭全政等著 Xiao, Quan-zheng et al. (Xiao, Quan-zheng et al.), 頁205-228 [Pp. 205-228]。台北市 taibeishi [Taipei]：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4 台灣人文及社會創新工作的可能方向 taiwan renwen ji shehui chuangxin gongzuo de keneng fangxiang [Possible direction of Taiwanese humanities and social innovation work]。人社東華（電子期刊），第1期 renshe donghua dianzi qikan di 1 qi [Donghu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online, No.1]。http://journal.ndhu.edu.tw/e_paper/e_paper_c.php?SID=9。

2015a 推薦序 tuijian xu [Preface]。刊於[In]真實烏托邦 zhenshi wutuobang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Erik Olin Wright著，林宗弘校訂 linzonghong jiaoding [Lin, Zong-hong revision], 頁7-8 [Pp.7-8]。新北市 xinbeishi [New taipei city]：群學 qun xue [Socio Publishing]。

2015b 推薦序 tuijian xu [Preface]。刊於[In]高教崩壞：市場化、官僚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 gaojiao benghuai: shichanghua, guanliaohua, yu shaozinhua de weiwei [The coming collapse of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Crises of marketization, bureaucratization and sub-

replacement fertility], 戴伯芬主編 daibofen zhubian [Dai, Bo-fen, ed.], 頁X-XIII [Pp. X-XIII]。新北市 xinbeishi [New taipei city]: 群學 qun xue [Socio Publishing]。

張雯 Zhang, Wen

2002 英美系統與德俄系統的教育人類學之比較初探 yingmei xitong yu de e xitong de jiaoyu renleixue zhi bijiao chut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between Anglo-American system and German-Russian system]。刊於[In]教育人類學 jiaoyu renleixue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吳天泰等(合著) wutiantai deng hezhu [Wu, Tian-tai, et al.], 頁43-66 [Pp.43-66]。台北市 taibeishi [Taipei]: 五南 wunan [Wunan books]。

國立成功大學

2017 成大學制變革「大一到大四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 彈性學習沒有選系困擾 cheng da xuezhi biange, dayi dao dasi bu fen xi xueshi xuwei xuecheng, tanxing xuexi meiyou xuanxi kunrao [The change of system of the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http://web.ncku.edu.tw/files/13-1000-168395-1.php?Lang=zh-tw, 瀏覽日期 [accessed] 2017年8月20日 [August 20]。

教育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6 大專院校概況統計 dazhuan xiaoyuan gaikuang tongji [The statistics profile of higher education]。http://depart.moe.edu.tw/ED4500/News_Content.aspx?n=48EBDB3B9D51F2B8&sms=F78B10654B1FDBB5&s=4396A90696381274, 瀏覽日期 [accessed] 2016年6月21日 [June 21]。

曾柏文 Zeng, Bo-wen

2015 後冷戰的高教變遷: 歷史脈絡與三組核心問題 hou lengzhan de gaojiao bianqian: lishi mailuo yu san zu hexin wenti [The change of higher educ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he three core questions]。刊於[In]高教崩壞: 市場化、官僚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 gaojiao benghuai: shichanghua, guanliaohua, yu shaozinhua de wei ji [The coming collapse of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Crises of marketization, bureaucratization and sub-replacement fertility], 戴伯芬主編 daibofen zhubian [Dai, Bo-fen, ed.], 頁 XIV-XXXVI [Pp. XIV-XXXVI]。新北市 xinbeishi [New taipei city]: 群學 qun xue [Socio Publishing]。

新作坊 Humanity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2016 計畫緣起 jihua yuanqi [The origin of the project]。http://www.hisp.ntu.edu.tw/about/project, 瀏覽日期 [accessed] 2016年6月21日 [June 21]。

葉丙成 Ye, Bing-cheng

- 2015 為未來而教：葉丙成的 BTS 教育新思維 wei weilai er jiao: Ye Bing-cheng de BTS jiaoyu xin siwei [Teach for the future: Ye Bing-cheng's BTS, new thinking of education]。台北市 taibeishi [Taipei]：親子天下 qinzi tianxia [Global views-Commonwealth Publishing Group]。

蔡達智 Cai, Da-zhi

- 2015 大學產學合作理論與實務 daxue chanxue hezuo lilun yu shiwu [Theory and practice of university collaboration with corporate]。台南市 Tainanshi [Tainan city]：國立成功大學出版中心 guoli chengong daxue chuban zhongxi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Press]。

親子天下

- 2012 十二年國教新挑戰：搶救「無動力世代」shier nian guojiao xin tiaozhan: qiangjiu wu dongli shidai [The new challenge of twelve-year compulsory education: the rescue of the generation of no power]。
<https://www.facebook.com/flipedu/posts/1541469262773468>, 瀏覽日期 [accessed] 2017年1月17日 [January 17]。

親子天下編輯部 Qinzi tianxia editorial department

- 2016 明日教育 mingri jiaoyu [Education for tomorrow]。台北市 taibeishi [Taipei]：親子天下 qinzi tianxia [Global views-Commonwealth Publishing Group]。

謝易儒 Xie, Yi-ru

- 2014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之推動 renwen chuangxin yu shehui shijian jihua zhi tuidong [The promotion of the project of humanity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renwen yu shehui kexue jianxu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15(4):12-16。

謝劍 Xie, Jian

- 1989 應用人類學 yingyong renleixue [Applied anthropology]。台北市 taibeishi [Taipei]：桂冠 guiguan [Lauréat Publications]。

戴伯芬 主編 Dai, Bo-fen, ed.

- 2015 高教崩壞：市場化、官僚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 gaojiao benghuai: shichanghua, guanliaohua, yu shaozinuhua de weiji [The coming collapse of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Crises of marketization, bureaucratization and sub-replacement fertility]。新北市 xinbeishi [New taipei city]：群學 qun xue [Socio Publishing]。

Coy, Michael

- 1989 Introduction. *In* Apprenticeship: From Theory to Method and Back Again. Michael Coy, ed. Pp.xi-xv.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Godlier, Maurice

- 1986 *The Making of Great Men: Male Domination and Power among the New Guinea Baruy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rkin, Brian

- 2013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2: 327-343.

Marchand, Trevor

- 2010a Prefac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6(s1): Siii-Sv.
2010b Making knowledge: explorations of the indissoluble relation between minds, bodies, and environment.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6(s1): S1-S21.

Mead, Margaret

- 2000 [1990] 薩摩亞人的成年：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類的青年心理研究 samoyaren de chngnian: wei xifang wenming suo zuo de yuanshi renlei de qingnian xinli yanjiu [Coming of age in Samoa: a [sychological study of primitive youth for western civilization]。台北市 taibeishi [Taipei] : 遠流 yuanliu [Yuan-Liou Publishing]。

Ordine, Nuccio

- 2015 無用之用：醞釀之必要，徒然之必要，歡迎來到無用時代 wuyong zhi yong: yunniang zhi biyao, turan zhi biyao, huanying lai dao wuyong shidai [L'utilità dell'inutile: Manifesto]。台北市 taibeishi [Taipei] : 漫遊者文化 manyouzhe wenhua [AzothBooks]。

Robison, Ken, and Lou Aronica

- 2015 讓天賦發光 rang tianfu faguang [Creative schools: the grassroots revolution that's transforming education]。台北市 taibeishi [Taipei] : 遠見天下文化 yuanjian tiansia wenhua [Global views-Commonwealth Publishing Group]。

Simon, Scott

- 2004 *Learning and Narratives of Identity: Aboriginal Entrepreneurs in Taiwan*. 臺灣人類學刊 taiwan renleixue kan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2(1): 93-117.

Stafford, Charles

- 2002 [1996] *Education*. In *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Alan Barnard and Jonathan Spencer, eds. Pp. 178-18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Introduction: Learning and Economic Agency in China and Taiwan. 臺灣人類學刊 taiwan renleixue kan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2(1): 1-10.

Wright, Erik Olin

2015 真實烏托邦 zhenshi wutuobang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新北市
xinbeishi [New taipei city]：群學 qun xue [Socio Publishing]。

陳怡方 Yi-fang Chen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974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1號

yifangchen@gms.ndhu.edu.tw

Reflection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

A Study on the Courses of Social Practice

Yi-fang Chen

*Department of Arts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Higher education is going through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globally. Education is regarded as social infrastructure which is significa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and society of a country. 'Education'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giving and receiving systematic instruction at schools or universities, whereas 'learning' is informal and usually related to cultural transmission.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set up various projects to forg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their local societies. These projects establish courses with the intention of bringing students to engage in practical study within actual society, working with people in local communities. However, I argue that, due to changes in the goals of education, a new infrastructure needs to be established. Without awarenes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system, the goal is not likely to be achieved.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apprenticeship, infrastructure, social innovation
